



越南小英雄金童

〔越南〕德麟著 李堂軒譯

少年兒童出版社



趙南公先生遺墨

趙南公先生遺墨

趙南公先生遺墨

〔越南〕 德麟

越南小英雄金童

李堂軒譯

越南小英雄金童

〔越南〕德麟著

李堂軒譯

陈劍英繪圖・裝幀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譯1019 (中、高)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張2 5/8 插頁6 字數41,000

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R16024·2790

定价：(6) 0.38元

当我听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把越南爱国小英雄金童的故事介绍给中国小读者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不仅是一只使你感动的革命故事，而且也是一本使你鼓舞、使你前进的革命教科书。

一个爱国的少年英雄，跟随着父兄参加了革命活动，在斗争里长大了，成熟了，最后，终于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光荣牺牲。这样的故事，在每个革命的国家、革命的民族里是不少见的。尽管他们的名字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也不同，但他们都有一颗赤胆忠心。这心里充满了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也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对反动派的憎恨。他们自觉地参加了革命活动，把自己全部的年轻的生命献给人民革命事业，献给伟大的祖国。他们的名字，同革命的红旗一起永垂不朽！在这一群少年英雄里，我们熟悉了刘胡兰、董存瑞，熟悉了王二小；我们也熟悉了卓娅和奥列格；如今，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他就是越南的金童。

金童在十五岁的时候，就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真的死了嗎？没有，他没有死。十九年来，他一直活在千万越南孩子的心头，成为越南少年儿童一面光辉的旗帜。五年多以前，我在越南访问的时候，几乎到处能遇到金童。在学校里，金童激励着孩子们努力学习，当他们在在学习上碰到各种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金童，想起金童是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任务的；在农村里，金童

鼓舞着孩子们积极参加劳动，出色地完成大人们委托的工作；在河边街头，当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走进专门为他们开设的金童电影院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想起他；当孩子们全神贯注地读着新出版的金童文艺丛书的时候，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他；在被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统治着的南越，他更是无数南越少年儿童向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榜样……金童啊，你真是无处不在！

如今，中国的小读者们将要熟悉金童了，金童将会永远活在中国少年儿童的心头。他会鼓舞中国的少先队员们、少年儿童们永远向前，不断向上。从金童身上，我们将会学到什么呢？我想：

第一，可以学到把祖国利益放在一切之上，时时刻刻想到革命、想到集体的崇高品质。

第二，可以学到不怕艰难、不怕困苦、尽自己一切力量去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的大无畏精神。

第三，可以学到努力学习、天天求进步的诚实态度和坚定决心。

革命的火炬，总是一代一代向下传的。后一辈从前一辈手里接过火炬，沿着父兄开辟的道路往前走，用自己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心，用自己的革命意志，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把这火炬举得更高，烧得更旺，然后又把它交给后来者。中国的小读者们，让我们从他手里再接过一支革命的火炬吧！我们的充满着热力、充满着青春光辉的革命历史，不正是由这千千万万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组成的吗？

袁 鹰 1962年6月，北京

月亮从白石山后面爬上来，滚圆滚圆的，象面镜子一样清澈明亮，把它柔和的光洒在納馬村的田野上。雾气象白烟似地在山头飘浮着。河边上，水磨发出連續的軋軋声。灶火的亮光透过高脚屋的壁縫，一明一暗地閃爍着。

小亮和小探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說好了，一起从高脚屋上跳下来，喊小朋友們一块儿到村外田里去玩。这种有月亮的夜晚，是納馬村小朋友最快活的时候。从弯镰似的月牙才出的那天，他們就都盼着月亮快点儿圓了。

那一边，秀子和小妮她們都出来了。还有小精，他虽然腿不方便，也一瘸一拐地跑了出来。孩子們一窩蜂地跑到田里。田里稻子才收割完，空中还依稀飘浮着稻穗的余香；稻根子原来是新鮮的，孩子們玩了几个晚上，把它們都踩平了。

嬉笑声、呼唤声傳到高山的石壁那边，又返回来，响

起回声，象山那边也有成百个孩子和他们一样嬉戏似的。

小亮皮肤黝黑，身体结实，而且象小松鼠一样机灵，眼睛总是闪着光。当他专心听着人家讲话的时候，两只圆圆的眼睛便睁得大大的，一眨也不眨。他的眼睛是那样神秘、机灵，象是要把一切事情都看个透。他也最会玩，爬起树来象小猴子，还会倒立着用两只手走路。

“喂！小亮，你用手走路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孩子们都一起跟着嚷起来：“对，对，小亮，你快来呀！”

小亮卷起了裤腿，把帽子交给秀子拿着，两手扒地，两脚一蹬，头朝下，两腿叉开竖稳，两手便一前一后摇摇晃晃地走起来。小亮走了一圈，大家都前呼后拥地跟着，拍着手笑。小精也走了过来，一瘸一拐地跟着大家跑。

小探说：“看，我也会呢！”

“那你就试试看。”

“小心，不要跌倒砸着了稻根子！”

“好，看我的！”

小探说着，也把手扒在地上，但是脚蹬了好几次，怎么也翘不起来。大家都笑了。小探不好意思，急了，两脚用力猛一蹬，整个身子翻了过去，腰啪啦一声翻在地上，引得小朋友们都哈哈大笑。小探苦着脸，摸摸腰坐了起来。

秀子逗他：“好了，可不要哭，都是这块地不好，要它赔你！”

小妮拿棍子用力打小探刚才跌倒的地方；一面打一面說：“打死你，看你下回还敢碰小探的腰！”

“来，咱們来帮他揉揉腰吧！”

小探又疼又气，爬起来便追赶大家。大家都乱跑开了，小精差点被推倒。于是小朋友們又互相追逐着，嬉鬧着，也就把剛才小探摔交的事忘記了。

小精一个人坐在田埂上，看着大家打鬧，心里怪痒痒的。他从小就坏了腿，胯骨突起，脚掌弯曲，走路一步一扭，非常困难。虽然这样，夜晚一有月亮，他还是和村里的小朋友一块出来玩，自己不能参加游戏，就坐在一旁看大家玩。大家笑的时候，他也随着一起笑，就象自己也和大家在一起跑和跳一样。人人都喜欢他，从来没有誰笑話过他。大家玩够了，就都圍着他一起唱歌。他的記性特别好，一支歌只要听两三遍，就能永远記住了。

現在，小朋友們玩累了，就都跑过来和小精坐在一起。小亮說：“你們知道嗎？八牛①哥新教我一支歌，可好听了。”

① 当时在根据地，每个参加救国会的人都有秘密名字，常常称做“革命的名字”，如：复国、八牛、万兴等等。——原注。

“你唱唱看吧？”

于是，小亮便唱起来：

法寇占我国，
已有八十春。
迫我做奴隶，
压榨又监禁。
苛捐加杂税，
血都已榨尽。
不光抢金银，
拉夫又抓丁……①

“太好了！多好听啊，你快教我们唱吧！”

“小亮，快教我们唱吧！”

接着，小亮唱一句，大家就跟着唱一句。孩子们响亮的歌声和小河淙淙的流水声、水磨轧轧的转动声汇合在一起。

唱完歌，小精又想出一个新的游戏。

“你们说说看，月亮会走吗？”他说。

“月亮不会走。”

“不会走，那刚才月亮还在白石山的山顶上，现在怎

① 革命前在越北平原和山区，这首歌非常流行，人们称为越盟“五字经”。——原注。

么又到了木棉树的树梢上呢？你们看啊，月亮正在钻过云彩呢。”

“是云彩飞，不是月亮走。”

小亮说道：“云彩和月亮两个都在走，云彩飞得快，月亮走得慢。你们看，我走到哪里，月亮也跟到哪里。”

这样，所有的孩子都站起来，跟小亮一样，边走边看着月亮。

玩啊，玩啊，一直玩到月亮快下山了，大家才回去睡觉。

小亮和小探回到家里，妈妈坐在炉火旁紡线，还没有睡呢。小兄弟俩也围过来烤手；现在才感到有些冷了。正在这时候，外面梯子上有脚步声响，复国哥和八牛哥走进来了。两个人都掏出烟斗来吸烟。小亮见他们两个回来，心里早有許多不明白的事儿想问他们。他们俩参加了秘密革命组织，村里人都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秘密呢？为什么大人不让孩子们也一起参加革命呢？这些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的问题，小亮老早就想问个仔细了。

他们俩吸了烟，又马上点着火把走了。小亮没来得及问这些问题，就跟着跑到外面，站在梯子上喊道：“八牛哥，等一会儿你们还回来吗？”

“就回来的。”

“回来我有几句话要问你呢。”

“什么事啊？”

“等你们回来，我再说吧。”

“那好，你等一会儿吧，不要忙着睡觉！”

小亮看着八牛哥他们走远了，风把火把的火苗拉得长长的，两个影子在田埂上一晃一晃地向前移动。他回到屋里，坐在炉火旁等着。炉子上木柴已经加了三四回。小探等不及，睁不开眼睛，就盖着被先睡了。八牛哥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小亮也觉得困了，一连打几个哈欠。

妈妈催着说：“快去睡吧！”

“再等一会儿，妈妈。”

“时候不早了，明天还要上山。等你哥哥他们回来，我再叫你。”

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催他，他只得也钻进被窝里和小探一块睡下。

夜深了，妈妈还坐在那里紡线。妈妈和纺车的影子静静地在墙上摇晃。小亮动了动，说着梦话，骨碌翻了个身，被子也蹬到一边去了。妈妈停下活计，过来给他们盖好被子。

胡妈妈疼爱自己的孩子，也同样疼爱小探。小探是她的侄子，从小就没了父母，是跟着嬷嬷长大的。小亮比小探大一个月，今年十三岁。小兄弟俩可亲了，不论上哪去，不管做什么，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

胡媽媽有三个孩子。小亮的姐姐已經长大成人，复国哥比小亮大三岁。小亮的父亲也早就不在了。那年法国鬼子抓人去修路，小亮的父亲被抓了去，还不到一个月，被打伤生了病，拖着两腿走回家来，咳嗽，吐血，几个月就过世了。那时候，小亮才八岁。胡媽媽原来就够苦的了，这一来更加了一层寡居的苦楚。这个貧穷人家出身的妇女，还在結婚后不久，有一回下地干活，踩着了一根毒刺，回来腿就肿得象柱子似的，后来就殘廢了，站也站不住，一天到晚都得拄着棍子，苦日子真难熬啊！

納馬村一共有十来戶人家，全都是儂族。他們是从边境那边迁到这里来的，已經快二十个年头了。他們初来的时候沒有一点田地，多少好地早都被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垦殖完了，儂族人只得开垦树林边和山頂上的荒地耕种。一年到头，不是吃玉米就是吃树根。小亮长到十一岁，就要象大人一样干活了。快过年的时候，复国哥每天都爬到高山頂上去剥楮树皮回来造土紙，准备卖些錢好过年。为了在过年的时候不至于挨餓，小亮每天也得跟着一起去。

前些年，村里来了位办学的塾师，复国哥让小亮也去上学。可是才上了三个月，因为交不起谷子，人家就不要他了。小亮哭了几天几夜，但是沒有谷子又有什么办法，也就只好不再去上学識字了。

媽媽想起这事就难过，心里更疼爱孩子們了。火光忽然模糊起来，媽媽眼里涌出了泪水。已經是半夜了，外面树林里有一陣陣淒涼的鹿叫声在山谷里回响。

十月底的早晨，寒冷透骨。小亮把脖子从被窩里伸出来，打了一个寒噤，又馬上縮了回去，双手抱紧了小探的腰。多冷啊！小亮正想多睡一会儿，复国哥已經过来叫他，准备上山去砍楮树了。

現在霜很大，还不能种玉米。富裕些的人家都上山去砍木头来修房子。穷苦些的人家都乘农活不忙，造些土紙，准备卖了好过年。田头浸紙浆的水池子已經洗刷干淨，倒进了乳白色的石灰水。烘紙房和石灰窑冒出的烟和早晨寒冷的雾气混合在一起。

小探和小亮跟着复国哥和八牛哥上山去砍楮树。濃霜复盖了路边的草，象是撒上了一层盐。脚踩过去，霜融化了，留下了清楚脚印。两脚都冻僵了，象是踏在刺上那样难受，可他們还是边走边玩着，兴高采烈地往前走。

到了有楮树的林子，复国哥和八牛哥动手砍，两个小的把他們砍下来的楮树枝抱在一起，把皮剥下来。小探抱了一大捆过来，对小亮說：

“怎么样，我和你比比，看誰剥得快？”

“比就比吧，我还怕你！”

“那一堆是你的，这一堆是我的。”

“好，开始吧！”

四只手飞快地剥着，两人不时抬头互相看看，两堆楮树枝都越来越小了。小探說：

“你看，我就快完了。”

“我也快了。”

“我比你快一点点儿。”

“我这就完了，和你一样快。”

“誰說一样快，我比你快。”

两人正在說誰快誰慢，复国哥又扛了一大捆送过来，于是两个人又搶着剥，連剛才的比赛也忘了。剥完了，天已过了晌午，复国哥和八牛哥把剥好的楮树皮背下山去，小亮和小探拿着刀跟在后面。走着，走着，小亮又想起了昨天晚上要問的那些問題，便加快脚步走到八牛哥身边：

“我有件事想問問你，我老早就要問你了！”

“什么事啊？”

“你們大人为什么都要革命呢，八牛哥？”

“革命就是要打垮法国鬼子和日本鬼子，爭取国家独立，自己当家做主人。要不，法国鬼子和日本鬼子还要加倍欺負咱們呢。他們拉夫，抓丁，說不完的苛捐杂稅，大伙过的日子太苦了，不革命沒法过下去啊！”

“那么，参加革命难嗎，八牛哥？”

“有什么难的，誰都能参加革命。”

“为什么大人革命，就不让小孩子也一道革命呢？”

“革命不是个人的事，只是現在刚开始組織，先把大人組織起来，随后就要发动孩子們了，得一步步来，一下子哪儿有那么多力量呢？孩子們也有孩子们的救国会，干部德清同志說，紅越和陶岸都成立了‘儿童救国会’，咱們村很快也要象人家一样成立起来。”

小探跟在后面，插嘴問道：

“真的也象紅越、陶岸他們那边一样嗎，复国哥？”

“八牛哥說的全是真的。”

“真是太高兴了，我們全都要入会，也象你們大人一样参加革命。”

小亮还想再問，可是已經快到家門口。小妮和秀子俩正在吆牛，看見小亮和小探，就走过来問道：

“今天这么冷，晚上还到田里去玩嗎？”

四个人剛才的談話，也就到这里結束了。

2

太阳还没有下山，小亮就忙着赶牛回家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喊媽媽也不見答应。他又連忙下了梯子，跑

到泉边，看見媽媽正在洗衣裳。

“媽媽，快回去煮晚飯吧。”

“还早着呢。”

“不早了，天就要黑了。来，媽媽，我来帮你拿。”

小亮一边說，一边就拎起籃子，扶着媽媽回去。今天天为什么这样长呢？他希望天快点儿黑，可是天老是不黑。他帮助媽媽燒火做飯，眼一眨不眨地望着火苗，土鍋底的水落在火上，发出嘶嘶的声音。他添了一把柴火，火燒得更旺了，火舌舔着鍋盖，烤得臉滾燙滾燙。現在小亮急得火辣辣的，真是比火还热啊！他不时跑出来，站在梯子头上望望天，太阳却老是不落。他走进走出看了三四次，可是太阳依旧挂在高山頂上。真是太不公平了，平时去放牛，和小朋友們抽陀螺才抽不到几回，不知什么时候天就黑下来了。

飯熟了，沒等复国哥和小探回来，他就催媽媽开飯。媽媽說：

“这孩子，有什么鬼附在身上了，今天怎么这样急！”

他吃了两个半碗，就慌忙跑出去。媽媽要問他上哪儿去也沒有来得及。

八牛哥正在木棉树下等他。两个人过了桥朝納馬村走，从貴好哥家的高脚屋下面穿过去，就爬上了交努山。山路陡峭，山石嶙峋，小亮只得攀着树枝往上爬。山路象